

草医肖老爷

陈绪伟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草医肖老爷

陈绪伟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草医肖老爷 / 陈绪伟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 - 7 - 5513 - 0926 - 4

I. ①草… II. ①陈…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1179 号

草医肖老爷

作 者 陈绪伟

责任编辑 曹彦 杨佳惠

装帧设计 汇丰印务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 029 - 87277748
tbwytougao@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汇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14.75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513 - 0926 - 4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印厂电话: 029 - 85259020

自序

首先,让我向拿到这本小说集的读者,致以崇高的敬礼!

因为,无论您对这本书看多看少,或者草草一瞥,都要耽误您宝贵的时间,耗去您珍贵的视力,占有您睿智的思考。所以,我要感谢您,向您致敬!

小说集《草医肖老爷》,以此为集子的书名是有深刻含义的,也是我一生不能忘怀的记忆。正如我在小说开篇所言:

“乡间药草,是过去乡下人贱命的守护神,等闲识得,用心去做,便是此生莫大的造化。

“住在山里边的人,得了病,没得地方看,也没钱看,就扯些草药熬成汤来喝,还算管用。秦巴腹地的凤凰山间,到处都是树木野草,于是在一条河、一道沟、一坡梁里,就有一些懂得草木药用道理的人,常给人看病祛痛,山里的人们就把他们叫作草医生。”

这就是我内心真真切切的感受,也是乡村真真实实的写照。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随父母下放到凤凰山南麓半山腰的渭溪公社金鱼四队,山大人稀,穷乡僻壤,饥寒交迫,缺医少药。小队里男女老少,夏长疱疹冬长疮,春发流感秋劳伤,就靠无证无名、无店无柜、一望一问的草药先生来治病。

第一个印象深刻的,是上坎屋谭克俭。人长得确实不咋样,个头矮不说,还挤眉眯眼的,但嚼得一口疱疹药。是疤是疔还是疮,凡经过他看的,几口青草药一嚼,往疱疹疮口上一抹一贴一洗,几天就好了。但是,要问他扯的啥草、嚼的几种啥药,他嘿嘿一笑,祖传秘方不可外传。找他看疱疹疮疤的,有钱就多给点儿,他不嫌多;没钱就少给点儿,他不嫌少;实在



没钱的,他也不见怪。是药三分毒,青草药在嘴里嚼,溢出的药毒更多,所以他四十大点,满口牙齿就掉光。没见他得啥病,四十九岁那年中秋,他一觉睡过去就不见天亮了。

第二个印象深刻的,是公社卫生院的丁维康老医生。五十多岁,个头高身体瘦,戴副眼镜,本地中渭村二组人。望、闻、问、切是他的拿手戏,常给病人开中草药,很少开西药。这样花钱少,一是那时西药少,二是相比较草药便宜。要是当地能找到这些草药,他干脆把草药名说给病人或家属,不花钱就治病了。无论天晴下雨,刮风飘雪,只要有病人请他出诊,他不分白天黑夜,随时叫随时去,不收出诊费,有时还代为穷困病人付药费,人称“丁善人”。

第三个印象深刻的,当然是川道乡村民间中传说的大善人又是神草医的“唐老爷”。每逢初一、十五或三十,包括唐老爷的生日,他那坟头前放炮、点香、烧纸、摆祭物、上供品、磕头许愿的络绎不绝,足可以凸显他的医德医术,及在百姓心中的位置。

这三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民间草医,与当时我相处的那些乡下人,以及社会变化的历史痕迹,那些人物、那些故事、那些真情,在那个时代所表现的生理现象、心理特征、性格特点、精神面貌等,无不时刻打动我的心,也纠结着我的心。用小说来记录表现那段历史,似乎成了我自担的责任。而写不出、写不真、写不活那个年代我的所见所闻所思,就成了我沉重的精神压力。

但是,我还是写了。好在《延河》月刊 2011 年第 8 期选用刊载,2011 年 1 月被《安徽文学》评为 2010 年度“十佳”小说作品奖,所以,我才敢于结集公开出版。

以此为序。

目 录

自序	(1)
中篇小说	
草医肖老爷	(3)
近水楼台	(24)
短篇小说	
桂花树人家	(57)
文人老祁	(62)
哥哥面前一条河	(67)
梁大伯想不到	(71)
真不是我	(77)
天晴了,妈等你	(82)
白兰花开	(97)
几包垃圾	(105)
彝局长书记	(109)
生活万象(三章)	(111)
脱俗	(116)
房债	(118)
总算找到你	(122)
小曹的新航家	(131)
三个“龙”人的话题	(134)
康舒闭眼	(140)
姜莉的变身梦	(143)



老旺头的渡口	(147)
守望的石拱桥	(154)
雨的心思,只有云知道	(158)
小山梁的颤抖	(165)
肯定先救你	(169)
根	(173)
竹嫂	(178)
那死人	(180)
得票最高	(182)
大水冲了龙王庙	(185)
尤副县长的心思	(188)
埋怨	(194)
一箭双雕	(195)
不是亲爹的儿子	(200)
珍惜对方一辈子	(202)
牛娃哥过年	(203)
尚、夏支书	(205)
小林的秉性	(207)
城市人马愣	(210)
皮蛋	(213)
微型小说	
姜荷一生	(221)
山佬寿诀	(222)
欲擒故纵	(223)
牵手	(225)
办公室里	(227)
下雨天还得出门	(228)



草医肖老爷

乡间药草,是过去乡下人贱命的守护神,等闲识得,用心去做,便是此生莫大的造化。

住在山里边的人,得了病,既没得地方看,也没得钱看,就扯些草药熬成汤来喝,还算管用。秦巴腹地的凤凰山间,到处都是树木野草,于是在一条河、一道沟、一坡梁里,就有一些懂得草木药用道理的人,常给人看病祛痛,山里的人就把他们叫作草医生。

—

南山人,吃五谷杂粮,住茅草矮屋,做蛮力苦活,就爱得些疑难杂症,尤其是长疮疖疔毒的多。过去这南山的响洞子沟原有一位草医生,名叫肖德愁,最善于治疮疖这些杂症,大家都叫他肖疮疖,可惜死得早。那年他才三十多岁,一人上山采草药,就再也没有回来。那时,他儿子肖成武才十四五岁。

这年正月刚过,任家院子的任友贵,脸上危险三角部位的鼻孔两边长了疔子,急坏了响洞子沟里的一群人。他母亲在这南山坡和汉江两岸找遍了医生,就是治不了,眼看疔子越长越大,而且是钻心地疼,已经影响到脑壳有些发闷了。山里人晓得,如果造成脑壳窜脓,那就没得命了。任家院子的人,就把任友贵背到西家背东家,走过小河渡汉江,敷的药不少,吃的药能装满一间屋,就是不消肿,不拔脓,肿得鼻子还越肿越大。医生说,怕是没得治了,于是干脆就叫乡卫生院的老医生一天给拣一服药。他妹



子就每天下山取一次药,好叫他的痛苦减轻些。亲戚朋友也开始到处凑钱,准备后事了。

任家坎下的肖家院子,住的还有董家人。董新来比肖成武小半月也算老,就都常凑到一起玩,这时也经常去看任友贵,说一些散心的话。任友贵肿起的鼻子,不说话见人都是泪,他母亲逢人就说,要是成武的爹不那么早去世,友贵的疖子恐怕早就治好了,这一阵就只有等死。

这话反倒提醒了董新来,他于是笑笑说,伯母,我们三个都还没接媳妇呢,谁敢死?再说,友贵看了那么多的医生,不如就叫肖哥看一看,反正是等死嘛!

莫劝了,肖哥看不了,我还是死了痛快!不说话的任友贵拢着鼻子说话了。

我也不敢看,这疖子长到这个程度,兄弟的命是做不得要玩意儿的,你来老弟莫害我草菅人命。肖成武赶紧打岔。

就叫成武哥看看嘛,去年我耳鸣了半年,不是也看了好多医生,就是不见好,还不是你说的试试看,他六服草药就把我治好了哇!在一旁的任友贵的妹子也劝道。

肖成武赶紧插话,艳妹子你那是耳鸣,我父亲曾说过年轻人耳鸣多是肝胆风火上逆造成的,当然好治啊。可你哥这疖子是病毒引起的,是人命关天的事,那可不敢试!再说,要看也要知道现在老医师用的啥药啊,这样又会破坏这山里草药看病的规矩,这不讲医德的事我哪能做呢!

哎呀,你倒成了牛身子长了个鸡肝子,那么胆小了呢。艳妹子说得有些急。

在这山里头,就我们几个好兄妹,看了就看了,还有啥说的,这救人要紧嘛,有啥我来担。董新来本来就着急,看艳妹子也给他帮腔,一边说一边就把友贵脸上蒙的布带揭开了。

黑色的草药砸碎得像泥一样稀烂,看不出是由哪些药配成的。成武一边看一边说,疖头白了,爹说过这叫“白头癩”,再不拔毒消脓,不仅有生命危险,而且要是时间长了,这毒素就从鼻腔血脉进入了脑壳里的血脉窦了,即使治好了人也成了白痴了。

你晓得病因,就有办法,还不快整点儿啥药救救急!董新来真的急了。

求你了，成武哥，快拿主意，你要看好我哥的病，我就愿意嫁给你！艳妹子心更急，突然冒出这一句，把大家都给惊傻眼了。

其实董新来喜欢艳妹子，这谁都知道。而艳妹子对成武和新来都有好感，但还没做出选择，这大家也都明白。但友贵还是偏向新来，因为他豪气些，不像成武书生气太浓。友贵喜欢新来的妹子，也是有说法的。去年他和她上山掰竹笋就有人传出风来了。而成武的妹子比较内秀，很少与人接触，还没有啥风吹草动。这时新来的脸有些苍白，成武的脸却是红一阵白一阵的。成武有些羞涩地低着头对艳妹子说，看你哥的病，跟你嫁谁不牵扯，豇豆一行，茄子一行，各行归各行。既然你们都这样说，我就嚼几服草药试试看，你们还是照常下山去取老医师的药，他的不用，把我的敷三天看有没有效果。

这时的友贵也只好点点头，心想：兄妹都这样劝，为我好还有啥不相信的，说不定他成武瞎猫逮上死老鼠，我这不就有救了？！

新来见友贵同意了，就叫艳妹子照看他哥，拉着成武，掂起锄子，背起背笼就上山去了。

二

南山墪拉子里响洞子沟的人，都知道肖成武有两个爹，而且两个爹都不在了。

成武的亲爹原来在汉江边上给人拉船，下过金州，上过汉中，后来还当过船老大，挣了一些钱，家也安在了江边镇，就是既爱喝酒又爱耍赌。他妈生下他的第三年，他爹在金州和汉中都欠下了一屁股赌债，金州的人把他爹的船收了，街上的房子也封了，听说汉中的人要来，不给钱就要剥脱他爹几件子，还要把他爹的女人捆到汉中卖给窑子里去抵债，于是帮他爹拉过纤的现在的董新来的父亲就把他们引进了山，躲过了追债的人。进山不久，他亲爹因积劳成疾，又消沉郁闷就气绝身亡了，母子相依为命。第二年春暖花开的季节，还小的成武脖颈上背腰上又都长了毒疮，全身发热，舌红苔黄，看了好多草医，总是不见好。一天他母亲在带他下山看病的半路上，见到一个陌生中年人躺在路边，像是被人打伤了，她就放下孩子，扶起那人问从哪里来？那人说，他是富水河上边的人，给一个江姓大



族家的娃子看鼻梁上的疖子,本来就要看好了,还一再嘱咐不要用手摸,更不敢挤,可是那娃子怕痒怕痛,趁人不在跟前时,就又捏又挤,毒血窜进了脑壳,没得救了。江姓族人暴打了他一顿不说,还硬叫他赔人,他就猛跑到这里来了。成武的娘心肠好,就叫这中年人先到家躲躲再看,就把这中年人带回家。到家后,中年人一眼就见孩子长有痈疽,还说这病好治,就给治好了。因为这中年人还没娶媳妇,也算山里人的一见钟情吧,他就成了成武的第二个爹。

为感激好心的人,这中年人干脆把原来的王德愁改成了肖德愁,也是为了避免富水河的人再来找麻烦。时隔不到一年,新中国成立了,以往的事也就没人再提了,响洞子沟里的人对成武的新爹可是看得起,治疮疤是他的拿手活,花钱少又方便还热情,所以就叫他“肖疤疤”。

“肖疤疤”虽然跟成武他娘又生了一女,但对成武那可是比亲儿子还亲,到哪家看病总是带着成武当下手,上山采药也总是要带着成武。为这事成武的娘还与他翻了一次脸,可成武也偏是要跟着去。成武虽然跟他爹帮前帮后,可从来也没有正经地拣一服、凑一服治病的药方,为这事他娘也跟他爹吵过几架,说他带成武不实心,可成武心里明白这是靠眼色和记性。不管成武他娘怎么吵,反正“肖疤疤”不发气,也不搭腔,他说自己心中有数,有没有看病的手艺,要看他成武的造化,看他用不用心。他还说自己也是这样学来的,只有这样学才会记在心里,变化在看病的症结上,下药才准,误看才会少些,病人也好得快些。

人民公社化那年,住在上一个院子的任友贵的父亲挑水粪下坡,踩了脚下石头,绊了个仰八叉,中风了。成武的爹赶紧给他扎了银针,止住了发抖,可是他却成了半身不遂,只有躺在床上。要治好得用秘传的药酒治,其中一味大叶龙胆草药(学名秦艽)只有在高山沟谷里才能挖得到。因为是秘传,所以他谁也没带,就独自一人去山上采药,去了后再也没回来,就那样地去了,而且啥也没留下就那样地去了。“肖疤疤”一过世,任友贵的父亲也因病情加重,不到一年半,就跟随他也去了。

从这以后,成武就再也没有提过草药的事,他娘只是晚上听他嘴里在嘀嘀咕咕什么!白天,成武照样在生产队里种地下田,没出过门,直到修全社的大坝水库,才走出过响洞子沟里几次。他从不出山,因为他的生命里就只有娘和妹子,他的心里就只有他后爹做人的品行。

成武敢给友贵治病,而且是给鼻窦都肿了、脑壳都发闷的人治?
谁都没说,不知为啥响洞子沟里人都知道了,知道的好多人也不信。
山下的乡里也有些人晓得了,传说成武在给友贵嚼草药膏子。

三

响洞子沟这年下了一场绵绵春雨,满目的清新,溪水哗哗地唱着欢乐的歌向山下的远方奔去。

响洞子沟这年的野樱花、鸡骨头花、芍药花、山茶花、水仙花开得又早又旺盛,格外惹眼。

成武的娘很后悔不该答应他去给人看病。开始心里是冲着艳妹子愿意嫁给成武才松口的,因为住在这山上的僻石洼^①里,穷得要命的响洞子沟里是很难找到媳妇的。所以成武的娘害怕成武走上他爹“肖疤疖”上山挖药的那条不归的老路,又害怕成武把人治坏了,更害怕这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儿媳妇到不了门还会搭上一辈子冤枉债。所以她没去看友贵现在的病情,也没敢问成武到底治得了还是治不了。

成武在队上整天下地劳动,从不误工。他采药、嚼药都是一大清早,在响洞子沟里的人都还在睡梦中时,他啥都弄熨帖了,因为这些药沟边树畔到处都有。他不好给娘说治得行不行,因为娘不问,他怕说了反倒叫娘操心。

山下的老医师有一天慢慢上进了沟来,看见友贵的鼻梁肿消了些,疖子周围的红肿也退了些,很是满意。摸摸友贵的头说,一个多月没来,说的是熬病,现在是强多了,看你原来那样,我是土地老爷吃糍粑,将就年成地治,这下好些了,我就再给你拣几服猛的敷敷,可能会好。在场的成武怕别人说漏了嘴会得罪老医师,赶紧抢接话头,是的,是的,我们这响洞子沟里的俗话说,要得事情好,除非问三老嘛。您老的药是门板上放磁铁甩钉子,一钉一个准嘞。

成武一句话把在场人的口都封住了,不好再说啥。友贵的娘着急地忙着弄顿啥饭吃,老医师来了,不管咋样也得像个样子。等饭的时候,老医师又不放心地揭开了友贵脸上敷药的布带,一看大吃一惊,这药的颜色不对窍,他拣的药是用药碾子碾碎的要黑些,这疖子上敷的药是鲜草药用



嘴嚼的带绿色。老医师感到这简直是六月上山遇大雪,全身的热乎劲一下凉到了底,两手就开始发抖,提上褡裢子起身就往门外走。艳妹子眼疾手快,一把拉住老医师说,吃了饭再走嘛,大老远的上山来,我哥的病还得叫您老再看看呢!不看了,不看了,你们已经有高人看了,我不该来就该走,这听风还真是有雨。老医师眼瞪瞪地望着成武说。成武这时真是抱着大树打转转没得主意了,说不出话还搭不上腔。老医师又执意要走,艳妹子和新来就只好把他送下山。

一路上,老医师是擀面棍吹火,反过来倒过去都整不通,在这南山方圆百十里自己是有点儿名气的,人老几辈也是祖传的老草医,咋就连一个啥都不是的响洞子沟里的毛娃子都不如了啊?这难道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吗?

老医师您莫恼气,这不怪成武,是我们非叫他试试的,是我们没得啥哈数^②得罪您老的!新来这样说,还扶着他下了几道陡坎。

你们真是老鼠趴在猫背上,胆大得不知姓啥了,要是整反了,出了人命谁担承系^③?好在他娃子有运气,脑壳上包棉絮,冒碰还碰上了。老医师语气有些让了劲,就又走过了一道梁。

我们也不敢太冒失,当时只想到成武他爹原来是有点儿名气的“肖疤疔”,还带成武看过几年病的,就硬逼他试试的。再说看到我哥要死不得活的样子,就死马当作活马医了。艳妹子也讲些缘由,好叫老医师消消气。又拉着他过了三道沟。

把病看好,把人看好,这也是我们祖传的医训。只是你们这样做,太有点儿遗老欺翁了!老医师从心里和情理中发泄怨气。这时已经走到山下的田坎上,快到乡里了。

我哥这病还是您老的药给稳住的嘛,成武哥只不过是加了些药力,那药方应该还是您的嘛!老医师您说我说的是不是呢?艳妹子打圆场地说,不知不觉就到了乡里的卫生院门口了。

此时,艳妹子顺势就把一把毛毛钱塞进了老医师的褡裢子口袋里,转身拉着新来就往回跑了。

四

钥匙头的任家院子,东方的太阳出来,斜射下熠熠的阳光,白花花地

铺在院坝上，茅草屋檐遮不住的天是那样瓦蓝瓦蓝的，与门前两边的翠竹林很相称。

友贵两个疖子的“白头癩”，拔出来的白筋筋跟打鞋底麻绳一样粗，一寸多长，涌出来的脓水是麻黑麻黑的，怪臭怪臭的，艳妹子他们几个在场都哇天哇地地吐了。成武连忙叫新来端出一碗苞谷烤的头道酒，让友贵整个鼻脸都泡在酒里，然后再把开水煮过的又用酒泡过的白布把脸擦干。这时友贵一下子感觉轻松多了，脑壳顿时也不闷了，兴奋地说，要死了，恐怕就这样一辈子算屎了，哪晓得你成武老兄还真有那个本事，硬把我从阎王爷那里给拽回来了。

新来的妹子枫叶，拍了一下友贵的肩头说，你没看见成武哥在给你做啥，说得成吗？这时成武嘴里正嚼着一味草药，苦得直皱眉头。

友贵兄弟的鼻子好了，艳妹子你真的要嫁给成武庚老兄啊，那我不是成了老河口的白菜，没得筋了？新来一边洗着草药，神情喜怨交加，仿佛这草药是观音娘娘的救命草，又是化缘无分的隔割草。

不爱说话的成武的妹子竹香插了一句，那是艳姐说的急话又是玩笑话，我哥不会当真，你也莫当真啰！成武向着竹香妹子点点头，新来强装地笑了，艳妹子扯着枫叶对着脸也哧哧地笑了。

友贵躺在木靠椅上，看着自己这两个兄弟和三个妹子也微微地笑了。

友贵，你莫笑，莫笑哦，刚用酒洗过，药还没敷上，小心笑出生血来，那可是痛得很啰！成武吐出嘴里的草药，赶忙劝道。

响洞子沟里的人都很穷，生产队里做一天活，挣十分工才值八分钱。

友贵的爹去世得早，母亲拖着他们兄妹三个，饥一顿饱一顿地将就着过。成武和新来得就更差些。成武家里兄弟姐妹多，野菜、山果之类，如果自己不去找着吃，早就饿死了。新来家境稍好一点，可他爹娶了后娘后，把他撵了出去，住在生产队的杂屋里，房小还低，伸手就可以抓到屋顶上的茅草。他除了睡觉回他的屋之外，其他时间都像野鬼，谁家的门他都登过，唯有成武家和友贵家没有给过他脸色。尤其是成武，把他当亲兄弟一样看待，已经托了几拨媒人，帮新来物色一个女人。媒人没意见，可女的都有意见。见他那么寒酸，姑娘没进村就跑了。

友贵安慰他说，成武也是瞎操心，找外头的姑娘干啥？等我鼻子好熨帖了，不管艳妹子说啥，我做主就把妹子嫁给你。这话说得新来心头甜丝



丝的，嘿嘿、嘿嘿地傻笑一阵后说，你不怕成武多心啊，你的鼻子……

我早说过，他的鼻子与艳妹子无关，这要看你新来的表现呵！成武又嚼来一服草药，给友贵敷上。

就这样，艳妹子真的嫁给了新来。一天，成武因帮母亲做事，就叫竹香代他给友贵洗鼻敷药，友贵就忍不住摸了竹香的胸部和大腿。不久，竹香就嫁给了友贵。再后来，枫叶就嫁给了成武。

响洞子沟里，他们三个兄弟真的成了一家亲了。

响洞子沟里也有人说，他们三个找不到女人，穷得接不起媳妇，就整了个窝里转地交换亲。

五

友贵鼻子上的疮疖好了。

成武也由此有了名声了。

这在响洞子沟里，可真是观音老母送亲子，叫个了不得的大好事。山里怪病多，疮疖更多，又穷得叮当响！这俗话说远亲还不如近邻呢，身边有一个草医生，一个熟悉的脸，一个请字的笑，随便一顿饭就行了，省了药钱还治了病。

成武能给人治病了，他的母亲很高兴，她想她对得起他死去的两个爹。成武虽然消除了十五口吊桶打水的心思，也找到了麻布片子顺风飘的畅快感，可他说种田种地才是庄稼人的正业，帮人找药看病，只不过是自己的一项爱好，能帮上乡里乡亲的一点儿忙，那是积德行善的安慰，给不给钱没得啥。

响洞子沟里的肖成武能治疑难杂症？山下的人听到这个传言，说那是在吹牛皮，是骗钱的把戏。

秦巴山中的响洞子沟，偏僻又重山，镇上的人说那里是土匪和躲债人藏身的地方，鸟都不敢从那里飞过去。山旮旯子里的人说，新中国成立前，响洞子沟里出过一个船老大，好打抱不平，更爱赌钱，输得连婆娘都快卖了，就跑到沟里去了；另外一个把人治死了的草医，怕偿命也跑到这沟里去了。

传言归传言，不信归不信，可是这穷山沟里，尤其是长了疮疖得了杂症，在乡上街上久治不愈，又没得钱到县上，就不管他看得了还是看不了，